

航

天

情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永远的眷恋

彭洁清 □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航

天

情

永远的眷恋

彭洁清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描述了作者的丈夫,我国航天材料工艺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姚桐斌烈士从海外归来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一段时间内,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和业绩。作者从妻子的角度追忆往事:有对烈士生平的回忆;有对烈士献身事业、忘我工作精神和取得成就的颂扬;有对生活中夫妻情、儿女情的描写。全书表现了烈士对祖国、对事业、对亲人、对同志的热爱,也表达了亲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20 世纪 50 年代那一辈知识分子高尚的人格和美好的情怀,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传记文学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航天情 永远的眷恋/彭洁清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302-05680-3

I. 航… II. 彭… III. 姚桐斌—生平事迹 IV. 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3769 号

出 版 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 www. tup. tsinghua. edu. cn

责任编辑:周 菁

封面设计:郑 勉

版式设计:刘 路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6.875 彩页:4 字数:174 千字

版 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5680-3 K·21

印 数:0001~6000

定 价:16.00 元



图 1 1959 年桐斌回国前



图2 桐斌交大毕业照(19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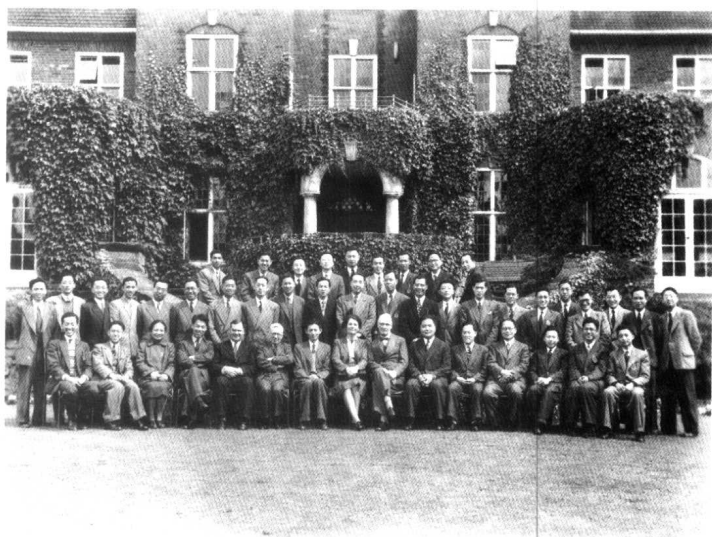


图3 1948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冶金学会(前排左一为桐斌)



图4 1952年桐斌在伦敦帝国科技学院获得第二个学位(左五为桐斌)



图5 1952年在伦敦庆祝国庆节(发言者为桐斌)



图 6 桐斌与妻子、母亲、弟弟合影



图 7 1963 年在家中



图 8 1967 年最后一张全家福



图 9 1996 年交大同学参加桐斌塑像揭幕仪式



图 10 作者与家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前



图 11 七〇三所姚桐斌铜像揭幕仪式

航
天
情

张爱萍
题

**谨以此书献给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我永远眷恋的桐斌**

序

我国“两弹一星”的事业，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科学家具有为中华民族奋起，为国防力量的强大，不计个人名利，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埋头苦干，默默奉献自己全部聪明才智的崇高思想品德。他们为了潜心这一事业，有的冒着生命危险，从海外归来；有的隐姓埋名多年，长年战斗在大漠深处；有的为了研制新武器而致伤致残，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被诬蔑为“特务”，受到残酷的打击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航天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同志就是这样被夺去宝贵生命的。

姚桐斌同志是怀着“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毅然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工作条件，回国投身国防科技事业的。他十年如一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科技事业，为我国航天材料和工艺技术作了开创性、奠基性工作，他倡导的文明科研、撰写的《研究工作方法》，在科技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的不幸牺牲，是我国防科技事业的重大损失，但他献身祖国科技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却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激励科技战线上的同志奋勇前进。



姚桐斌

再版 前言

自从《航天情》于1993年出版后，承蒙读者厚爱，给我来了很多信，直到今天还有人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姚桐斌——这位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因此，我决定再次出版这本书，并加了一个副标题——永远的眷恋。

不仅在国内，在海外也有许多读者有此要求。意大利杂志“GIOIA”就曾采访过我，并节录了书中的一些内容。一位美国朋友在读过《航天情》的英文稿后说：“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认为你这本书是中国的《爱情的故事》。”他这话从某些方面说也不无道理，因为爱本来就是全方位的。桐斌热爱祖国，热爱我国的航天事业。当然也爱他的妻子和女儿。

我在美国的中学同学来信说：“……我是一个下午看完《航天情》的。看后，非常感动，也十分悲伤。我真希望能分担你的痛苦和悲哀。但是，我知道，任何人都不能……桐斌是一位卓越的、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我知道，他对家人也充满爱心。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英雄，一位将生命奉献给祖国的英雄……”

人们不分国界，对这样一位为工作献身的科学家都表示尊敬。我十分感谢海内外读者对我的鼓励。





现在谨以一位教授给我来信中的几段话作为结束语,“……中国前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打倒军阀,抵抗日军侵略而抛头颅、洒热血;而稍后的一代也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的奉献了全部青春年华,另一些则丧失了家庭,甚至生命……《航天情》抒发了这一代知识分子,不管是国内的或仍在国外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这一代知识分子曾做出贡献,也有牺牲,许多人始终是自觉自愿地默默贡献,至今无怨无悔,感谢您在《航天情》中极为真实的历史写照……”

彭洁清

2002年4月

目 录

序	V	
再版前言	VII	
亲爱的,星期六见	1	
他是这样的人	6	
天使的愤怒	11	
我不能没有你	16	
苍天作证	24	
海外归来	32	
屋顶赶麻雀	41	
超英赶美	48	
“洋鸡专家”	57	
白浪滔天	66	
研究=re+search	75	
在芬兰	84	
奉献	96	
宝贝罗汉	106	
		八月的太阳
		红似血 118
		破“四旧” 126
		杏儿 134
		留取丹心照汗青 141
		忠字舞 148
		周总理的关怀 159
		今生不悔 166
		乒乓外交 174
		龙年 182
		青山遮不住 193
		相聚九重天 199
		后记 208





亲爱的，星期六见

2 001年夏天，我的女儿小罗汉带着她五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回国探亲。

小罗汉是1983年获得美国圣母大学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的。在大学四年中，她一直被评为全美优秀生。1987年大学毕业后，她又荣获耶鲁大学的奖学金。

耶鲁大学在全世界都闻名遐迩，美国很多知名人士皆为该校毕业生。前总统布什、克林顿都是耶鲁大学的校友。我庆幸小罗汉能就读于这所高等学府。

一年后，小罗汉就获得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现在在波士顿某大公司工作。

这些年北京的变化之大，令小罗汉眼花缭乱。宽阔的马路两旁，矗立着一幢幢新的高楼，到处是草坪、鲜花。姑娘们着装和港台的时髦小姐一样新潮，看起来十分靓丽，小伙子们也很“酷”，小



罗汉一路上目不暇接，口中啧啧赞叹不已。

然而小罗汉最想看的仍然是天安门，她要让她的女儿们对祖国的心脏有一个印象。

我问：“这样小的孩子会记得吗？”

她立即回答：“会的，我对三岁时发生的事印象很深，一直牢记心中。”

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并在如织的游人中穿梭来回，和大家分享观光的欢乐。然后，我带他们三人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小罗汉父亲——姚桐斌烈士的“两弹一星”闪闪发光的金奖前，她抱起了三岁的女儿，我牵着外孙，我们一起合影。

此时，我突然想到，当小罗汉三岁时，她的父亲、我亲爱的丈夫虽然未能抱她，但是他一定在呼唤着我和他心爱的女儿……我们全家都永远记住那天发生的事。

1968年6月8日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那时我在大学教书，星期六，是我被允许回家的日子。一周来，我天天盼望回家。每个星期一，一到学校，我就开始在日历上，一天撕掉一页，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我可以和桐斌见面了，万般情意涌上心头。桐斌一定也是翘首以待，盼望着我们六天一次的相聚。

我任教的外语院校坐落在北京西郊，我的家在桐斌工作单位附近，却在南郊。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地离开学校，两个多小时以后，我终于挤上了从永定门往南开的公共汽车。虽然我好像罐头里的一条沙丁鱼，前后左右紧贴着人群，但我已习以为常，并不在意，只盼着车能开快一点，使我能早一点看到亲人。

北京的天气，虽然是初夏，已开始变热了。我走了一段路以后，有些出汗。天气闷得很，看样子要下雨。由于走得快，我几乎有点窒息。但是想到就要回到温暖的家，见到阔别一周的丈夫和



孩子们，我想像着孩子们见到我时围过来的欢乐情景，叽叽喳喳地抢着讲话。每当桐斌回家，他们又围着爸爸喳喳叽叽。一想到马上就要享受的天伦之乐，疲劳顿时消失，我更是归心似箭，快步如飞，急急忙忙往家赶。

我们的家在35栋三楼，一走进过道，就是一个客厅，一个长沙发背靠窗，面向门。桐斌总是让客厅的门开着，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一到家，他就可以看见我了。

到了楼下，我快步往上走，满怀希望，“现在已是5点多了，也许桐斌已下班，在沙发上等我”，想到这里，我三步并两步地往上跑。当我登上三楼时，家门忽地打开了，我家的保姆啜泣着对我说：

“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

我感到一阵眩晕，听不懂她的话，站在门外一动也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

天哪！这不可能是真的！绝不可能！这个女人在瞎说，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拉住了我哭成一团。她们扶着我进了客厅，一见桐斌，我便猛扑过去，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桐斌的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而对着这令人心碎的景象，我终于醒悟到，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的现实。

我极力支撑着自己，听保姆哆哆嗦嗦地讲述惨案发生的经过。

几天来，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不断发生小规模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桐斌看到有的车间处于瘫痪状态时，曾和几位干部商量，怎样才能使生产不致停顿下来，但干部们的话